

西園聞見錄

第五十四冊

正德朝見世本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九目錄 外編

兵部二十八

土官

前言

王恕

王守仁

胡世寧

田汝成 三則

佚名

喬世寧

沈希儀

往行

劉仁宅

李渭

岑猛

趙楷

李寰

黃琰

猛密

孟養

申時行

商廷試

楊應龍

土兵

前言

胡深

于謙

曹璘

崔銑

李承勛

王鏊

李東陽

王瓊

褚寶

王守仁

胡松

葛守禮

徐問

李元薦

張時徹

毛鳳韶

董越

二則

倪岳

錢梗

楊一清

二則

宗臣

陳以勤

吳時來

往行

張瀚

毛伯溫

王愷

盧祥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九

八編

嶺南 張 萱子孟奇甫 輯

兵部二十八

土官

前言

弘治五年王公恕曰土官赴京襲職固是舊例亦有鎮守總兵等官保勘明白具奏就彼冠帶承襲者又有赴京具奏有人爭襲發回保勘者又有到京爲無保勘公文發回病故者又有到京查無會奏緣由發回候會奏之日另行本人奏稱情願在京聽候者天順八年三月初二日節該欽奉詔書內開雲南貴州湖廣廣西四川土官今後有告襲者委官務要從公體勘定名會奏該部行令就彼冠帶襲職不必參駁中間如有徇私不公許巡按御史糾舉罪坐原勘官員欽此看得監察御史馮玘奏要令土官子孫循舊赴京襲職亦可馴服其心一節其意固善

但土官衙門設在極邊地方襲職方回動經萬里其中貧富不一盤費艱難及至京師承襲有保勘不明會奏未到又有被人爭襲駁回保勘累年不得承襲如前所云者亦有被無籍之徒指稱官府使用誑騙財物靡所不爲以致遠人受其陷害衙門被其玷辱是以朝廷洞察斯弊特開恩例免其來京委官從公體勘定名會奏該部行令就彼冠帶承襲是乃懷柔遠夷革弊省事之良法若依監察御史馮玘所奏令其赴京承襲俾知朝廷之盛自足以消其邪心而前項于彼不便之事有所不免不如仍舊詔書事理令其保勘明白奏來就彼冠帶承襲爲便王守仁曰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于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跳號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設而不思分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于田野而無有乎牆墉之限獷牙童梏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維繫之機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牆墉之限獷牙

童牯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聯屬網維于其間是畜麋鹿于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循其牆墉禁其羣觸終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稻決藩籬而莫之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今思田初服朝廷威德方新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決知可無反側之患但十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日強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所歸効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數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抑鬱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參謁之求而宣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于溫恤之中消倔強于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不自知其爲良善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于昔之流官而爲久長安治之策也又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但其衝射

凶惡居民弗寧今惟因其城垣略加改創修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土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情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于民爲之闢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食佃人城之內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于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須者一毫不以及于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至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爲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仰給于南寧府庫逮其城郭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官吏之所需者歲通融斟酌立爲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務從寬假無太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無局促牽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既有流官矣然不立土官知州以順邊夷之情可乎昔岑氏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于人心今岑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蜂起不約而

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爲苗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則皆自以爲嬰
臼存孤之義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有哀矜其志反不直官府
之爲者况各夷告稱岑伯顏者嘗欽奉太祖高皇帝勅旨岑黃二姓百
五十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看他着江夏侯護送岑伯顏爲田州府土
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承襲其後如岑永通岑紹岑鑑岑壩
岑溥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暴虐騷動罪雖可戮而往歲
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亦皆間關奔走勤勞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
進之先猛尙遣人奉表朝貢又遣人齎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
衆遠遁未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踪跡頗明今欲仍設
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若非岑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
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又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
居民議以其地降爲田州而于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以屬之
聽其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待三五年後地
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判官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

其制御之道則悉如前議如此則朝廷于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褒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然岑猛之子存者二人其長爲邦佐其幼爲邦相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爲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于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于邦佐者况武靖當猺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其才足能制御邇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猖熾州民無主之故往往來告願得復還邦佐以保障地方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于田州用其強力有能者于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者于安守宗祀之區庶爲兩得其宜至于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蓋土官知州之立其勢併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讎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故也况土目既屬于土官而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但惟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耶流官知府雖行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接矣故議以舊屬八甲割與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一巡簡司而屬

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簡一員以土目之中爲衆所信服者爲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之以署巡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土巡簡其糧稅之入則徑納于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輪于州之土官以省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于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輪于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皆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授予奪皆必經由于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而不敢輒攜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虐之謀地小易制絕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縱肆以爲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以爲亂此今日巡簡之設所以異于昔日之土目而爲久長安治之策也至于思恩事體悉與田州無異亦宜割其里甲分立土巡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其辦納兵糧與聯屬制御之道一如田州則田州流官之設既不失朝廷之舊巡司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順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

胡世寧曰各處土官惟在治之得其人而順其俗簡其約束禁其貪取其大者尤在重其信令要使隣族上下皆惟吾是信而彼之作惡者莫之能欺以鼓其叛亂其有訟則速爲分割該襲則早爲勘保而不必其至京其若仇殺不聽分解及爲叛亂兼併者則命其隣黨合而征之蓋惟不信則隣黨族拒信則隣黨率從而兼併尤其所惡早征甚易也征而自服則捨不服而擒殺之者惟順其民情審其勢事設該流官則設流官該復土官則復土官該統爲一則統爲一該令分屬則令分屬其設流官者必其惡極民怨而又盡除其族以絕其患然後可行不許輕率是皆順彼民俗而惟聽鎮巡官處定奏聞裁決請給衙門職事其若延推不處及處治乖方致其復亂而不能親定者則罪鎮巡鎮巡奏下該部應爲奏決而不奏決不該推勘而托故推勘以致延緩歲久誤事者罪坐所由若欲預絕其爭襲之患者宜令土官娶妻生子及妻喪再娶子喪續生俱遞申合于上司各用厚紙大簿掌印官重筆親註明白用印鈐記後可按籍而知其應襲子孫則當定名申報而稍長之日聽

其代領日兵或差赴上司稟事要使人人皆知難于輕改則後自不亂是皆要在朝廷選用巡撫知府得人久任而信孚于民然後可行耳故以信服夷臣先累試得效臣初守廣西太平所屬土官十五州縣皆以信孚蓋惟不用財不避嫌而卽爲保襲不貪功不避罪而輕爲誘報如上下陳州趙文興被誣死罪臣明告以故而禁其來見屢送妻子來質臣卽遣回如茗盈州李萬盈來見違約臣卽鎖去量治仍卽放還其餘與全茗州許榮高讎殺三十餘年臣令畫江分斷其地後臣離任彼皆泣送二日之程又如太平州世叛李濬因被巡按輕提擁兵構亂臣委其表兄龍英州趙元瑤擒之諭其兵四千卽散其民盡皆歸府朝夕來見自言始知生民之樂與之言利害道理甚曉又如羅陽縣黃景明爭官占地二十餘年臣召之推調不至乃貼告示諭其民卽歸本縣而景明隻身遂逃又如思明府叛族黃文昌等四世爲逆殺其知府三代占其三州半府地方累敗官軍信使臣欲來求歸臣拒不納而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委臣空城恐其劫奪卽與參將二司率兵夜遁而

所屬土官預料其事皆伏兵近山卽日而至爲臣守城旗鼓震耀彼謀遂絕臣始得生而復責退其原占三州二十七村地方思明知府黃暘事臣爲文召之卽來提其人調其兵卽至暨臣聞喪彼急圖奏留臣帶管其府自願爲州聽屬以得保全臣泣不從乃止蓋信義雖蠻夷爲易感天日在上臣非敢誑也後任四州巡撫道遇天全六番護印招討高勳差人來訴臣卽轎前責其家之占田圍縣罪惡深重新天子英武同符太祖依斷則留爾地方否則滅爾家族其人回告未久彼則移文來省由本占民願從斷還而原曲斷與之者消沮無地臣至省城未久雜谷安撫松潘諸番皆上文誓不爲惡松番又爲兵備胡澧伐木修城署灶以俟臣至蓋番信澧澧信臣爲之傳播故未久而卽遠孚臣豈有他能也臣之此言惟欲行彼王官該管上司據事詢訪因而信行以爲地方涓埃之助耳若其揚言己之罪無所逃于士論也

田公汝成曰諸府州悉以土官領其屬况始之省併過多封疆太廣積至富強驕橫速亡有固然者弘治間思恩岑濬最橫添兵滅之旣而泗

城岑應又橫竟死刺客子接世濟其兇復爲岑猛破戮猛旣得志兇焰益熾傲上罔下荼毒其隣曾不數年竟取夷滅天道好還豈不然哉且前此事思恩分立土屬之議寢格繼有覃劉之亂二賊雖皆授首而地險人夷變故尙叵測也必欲處分曲盡長治久安則太平府故事容可坐銷他日之變賈誼有云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殆善後之長策乎惟古今諸夷酋之事非以地則以官也爭地則仇其隣故界限不可無別爭官則仇其族故苗裔不可無統其所以圖報于國家者惟貢惟賦惟兵故額設又不可無紀然界限以山川而別苗裔以建置而延貢賦各因其土征兵出于所司夫是數者皆時務所急然因風俗可以施政治審氣候可以謹調攝諸酋之効順者當錄其功悖逆者必聲其罪亦文治之大端也

田公汝成曰五嶺之南漲海之北三代以前是爲荒服秦置郡三漢置郡九然兩江谿峒之間所謂羈縻夷酋者尙未見于載籍迨唐之太宗旣平突厥諸夷內屬始置羈縻州縣其大者爲都督府以其首領爲都

督刺使皆得世襲版籍多不上戶部而聲教所暨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其隸嶺南者爲州九十有二而廣西桂林邕州二都督府所轄三十有二又有峯州黔州都督安南都護蜀蠻撫水等州無慮數十後有置橫州環州暨平樂興都郡皆蠻峒地尋廢宋皇祐初儂智高反朝廷討平之因其疆域參唐制分析其種落大者爲州小者爲縣又小者爲峒凡五十餘所擇其雄長者爲首領籍爲民壯丁以藩籬內郡障防外蠻緩急追集備禦制如官軍其酋皆世襲分隸諸寨總隸于提舉左江四寨二提舉右江四寨一提舉寨民官也知寨主簿各一員掌諸峒財賦左江屯永平太平右江屯橫山掌諸峒丁以官兵監護之有知州權州知縣知峒皆命于安撫若監司給文朱記其次有同發遣權發遣之屬謂之官典各命于其州每村團又推一人爲長謂之主戶餘民皆稱提陀猶言百姓也峒丁有爭各訟諸酋酋不能決則訟諸寨或提舉又不能力決訟諸邕管次至帥司而止皇祐以前知州補授不過都督兵馬使僅比微校智高之亂峒人立功始有補班者諸峒知州不敢坐其上視

朝廷爵命尙知尊敬漸任中州官峒酋多寄籍內地納粟授大小使臣或敢詣闕陳獻利害至借補閣職與帥守抗禮爲照馬官者尤與縣相狎子弟有入邕州應舉者招游士多設耳目州縣文移未下已先知之輿騎居室服食皆擬公侯如安平州之李械田州之黃諧皆有強兵矣其州縣雖曰羈縻然皆耕作省地歲輸稅米于官宋初規模猶大以民官治理之兵官鎮壓之以諸峒財力養官軍以民丁備招集驅使上下相繼有臂指之勢峒酋雖號知州縣多服皂白布袍類里正戶長參寨官皆橫遏自稱某州橫遏盜賊大抵事知寨如里正之于長官奉提舉如卒伍之于主將視邕管如朝廷視經略帥府則如神明號令風靡保障隱然厥後諸峒不供租稅故無糧以養提舉之兵兵力單弱故威令不行寨官非惟墮不舉職且日走峒官之門握手爲市提舉官亦不復威重與之交關通賄其間有自愛稍欲振舉諸峒必共汙染之使以罪去甚則配焉原其始皆由冒犯徇利致延此弊故未易悉數也故事經略安撫使初開幕府頒鹽菜徧犒首領以公文下教謂之委典大略使